國際　深度　「Oceans Inc.」

海洋觀察員之死：他們登船監察捕魚活動，卻不斷在海上消失

來自太平洋島國的漁業觀察員們監察來自不同國家的漁船，確保他們沒有違規。聽起來非常簡單，但他們卻不斷在海上失蹤或死亡。

插畫：Rosa Lee

Alicia Chen, Casper Xu, Haohsiang Ko｜2021-11-22

IUU捕撈活動　　遠洋漁業　　漁業

【編者按】「Oceans Inc.」是端傳媒近期參與的一項跨境合作調查報導，關注海洋上的非法、不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（IUU）。該系列報導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（ERC）與來自十數個不同國家的編輯、記者通力合作完成。端陸續發表部分來自「Oceans Inc.」的深度報導，本文是第四篇，也是最後一篇。歡迎閱讀第一篇：《【長篇調查】死在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印尼漁工》、第二篇：《越南、中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大馬：沿南海而生的普通漁民，掙扎在爭端前線》，以及第三篇：《南極磷蝦油是「最可持續」漁業？最後一片純淨海洋的環保爭議和政治競逐》。

自最後一次告別以來，住在太平洋島嶼國家吉里巴斯的比比（Bebe）一直期待著和父親重聚。父親最後一次登上飛機出去工作，母親帶著比比的兄弟姊妹，在機場的鐵欄外跟他揮手再見。父親是一位漁業觀察員，每年都需要在漁船上連續工作幾個月。他們已經很習慣這樣跟父親道別，又再等待他歸來的日子。

但這次比比的父親，四十歲的艾利塔拉（Eritara Aati Kaierua）不會再回來了。2020年3月，他死在一架叫「穩發636號」的台灣漁船上。家人唯一掌握的資訊的只有一幅他死亡時的照片——照片中艾利塔拉躺在地上，面孔朝天，身上衣服有血跡。

當日早上六時，艾利塔拉還在如常紀錄自己的日誌。他在日誌寫了一句：「開始搜尋漁場」。由於艾利塔拉的頭部遭受重傷，一名吉里巴斯的病理學家最初將他的死亡判定為涉嫌謀殺。但幾個月後，漁業公司聘請了一位來自紐西蘭的病理學家，他從來沒有看過艾利塔拉的屍體，卻判定他死於高血壓。

美國綠色和平組織就艾利塔拉的死發表了一份聲明，當中寫道：「漁業觀察員保護弱勢社群的需要和捍衛我們享有綠色環境的權利。但是，各公司、政府和多邊組織仍無法保護他們免受恐嚇、虐待和死亡」。

艾利塔拉的死引起了國際對漁業觀察員工作待遇的關注，因為艾利塔拉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害者——從2010至2020年，有最少14個漁業觀察員在出海時死亡，當中有11宗還未有調查結果。

遠洋觀察員死亡案例（2015-2020）

2020年3月 吉里巴斯
艾利塔拉 Eritara Kaierua Aatii

被發現死在**穩發 636 號**船艙地板。此案由吉里巴斯政府調查中。

台灣

2019年5月 吉里巴斯
安提 Antin Tomwabeti

2019 年 1 月初，他在掛巴拿馬籍、台灣經營的運搬船**新和春 12 號**上遭生命威脅。之後精神狀況不佳；5 月在斐濟上岸自殺。至今沒有調查結果。

台灣

2017年2月 吉里巴斯
馬奧力奇 Maonniki Nawii

於**裕穩 301 號**船艙內身亡，判定死因為「高血壓」，但家屬至今仍未收到驗屍報告。

台灣

2016年5月 斐濟
馬西巴拉夫 Usaia Masibalavu

登上 **WESTERN PACIFIC** 兩週後開始身體不適，在途中病逝。專業觀察員協會認為雖為自然死亡，但卻沒有調查報告或相關報導。

美國

2015年9月 美國
戴維斯 Keith Davis

他在從 **Chung Kuo 818** 漁船至巴拿馬籍運搬船 **Victoria 168** 後失蹤。**Chung Kuo 818** 屬於台灣屏東的今隆達集團。**Victoria 168** 經營公司設在巴拿馬，但與今隆達集團有關。

巴拿馬

經營公司設於巴國，但與今隆達集團有關

2019年7月 迦納
艾辛 Emmanuel Essein

在掛迦納籍、中國經營的拖網漁船**孟鑫 15 號**上失蹤。他認為漁船非法捕魚。迄今迦納政府未提供調查報告和死因。

中國

2018年3月 厄瓜多
艾迪生 Edison Geovanny Valencia Brav

在掛厄瓜多國旗的漁船 **Don Ramón** 上失蹤，經三天搜索未果。厄瓜多官方認定此案為意外落水。

厄瓜多

2017年6月 巴布亞紐幾內亞
林巴魯 James Junior Numbaru

在**豐祥 818 號**上落海，失蹤後沒有立即展開搜索與救援。他在失蹤前三天注意到了船隻製造污染。

中國

2016年3月 美國
謝爾頓 Josh Sheldon

在 **MORNING STAR** 上感染多重抗藥金黃色葡萄球菌病逝。家人的訴訟內容指出，登船不久後他便生病，但該船仍前往漁場。

越南

2015年 巴布亞紐幾內亞
塔利亞 Wesley Talia

失蹤三天後，有當地人表示在海上看見他的屍體。死因不明，沒有報告，沒有調查。

不明

資料來源：專業觀察員協會網站、Human Rights At Sea、Staff News、Reveal News、The Affairs

漁業觀察員被政府或地方漁業管理組織（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, 又稱RFMOs）聘用，被分配到漁船上收集有關商業漁業的科學數據，也負責確保船員不會從事非法（illegal）、無管制（unregulated）或不上報 （unreported），統稱IUU的捕撈活動。

IUU漁業與組織犯罪亦有一定的關係。雖然IUU漁業捕撈只佔全球捕撈量的五分之一，價值約235億美元，但是它也可以是一個販賣人口，以及走私非法藥物、野生動物和武器的途徑。

於是，船員賄賂或威脅觀察員，要求他們在報告上隱去船上非法活動的事件不絕於聞。據艾利塔拉的家人所述，艾利塔拉曾兩次在上報工作時被人問到是否受賄。2019年，他上報了船員捕撈魚翅和捕捉鮪魚（註：中國大陸作「金槍魚」；香港作「吞拿魚」））超出配額的事，其後在一艘漁船上受到威脅。

一名曾在亞太地區擔任漁業觀察員兩年的台灣人告訴記者，他在其中一個為期十個月的任務中，三次目擊到船員進行「漁業資金洗淨」（fish-laundering）。「漁業資金洗淨」與洗黑錢的概念相似ーー令人無法追溯漁獲由誰捕撈、用什麼方法以及在哪裏捕撈。這正是海洋資源枯竭的原因。

「漁業資金洗淨」有兩個方法：將漁獲轉移到另外一艘船上，或侵吞外國的配額。「出海的時候，船上的船長會在晚上關掉船舶監控系統（Vessal Monitoring System，又稱VMS）六至八小時，然後把漁獲「洗」到另外一艘船上。過程發出的聲音非常大，如果船員在轉運，我們（觀察者）沒有可能察覺不到。」不願透露姓名的觀察員告訴記者。

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侵吞一些島國，如太平洋島國或非洲國家的配額，再把漁獲作為進口貨轉回台灣。船東可以應付當地官員，把需要的印章蓋到報關文件上，指明漁獲是從其他國家進口，而不是在台灣捕撈的。

「每一次出海後，我們需要準備報告給協調員，這些協調員通常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員。像我一樣的

「儘管媒體報導的賄賂案例很少，其實情況相當常見。數目可以是從幾百元的食物津貼，到數萬元或以上。漁業觀察員的薪水通常每天不到100美元，相比下賄款就非常吸引了。」

儘管許多觀察員對於賄賂的風氣感到很厭惡，跟船員們困在海上的時候，他們幾乎沒有不收賄款的選擇。洛西說，「五年前有一段時間，我被迫向觀察員的協調員支付高達 1500 美元的調配費用。如果我不給他們錢，他們會把我送到條件非常惡劣的漁船上，甚至不會分配我到任何一艘漁船上工作。他們知道漁業觀察員被賄賂的情況，所以想利用他們。至少在我的國家，這是一種普遍做法。我的選擇其實很少。」



米歇爾表示，調查觀察員的死亡與失蹤個案最令人憤怒，因為通常上報的人都不是政府或航運公司，而是一些非政府組織或其他觀察員。

她指出：「我們不知道實際上有幾多觀察員工作時死了或失蹤。例如，在調查艾利塔拉的死因時，我們才得知其他三名來自吉里巴斯的觀察員的案件。」

在2015年，一名美國觀察員戴維斯（Keith Davis）在工作期間失蹤，令業內對觀察員安全的關注急速上升。作為協會中深受愛戴的成員，戴維斯一直積極為觀察員們爭取更好的保護。

戴維斯當時被美洲間熱帶鮪魚委員會（Inter-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，簡稱IATTC ）調配到監測來懸掛巴拿馬國旗的貨船Victoria 168，將漁獲運送到岸邊給一隊漁船船隊的過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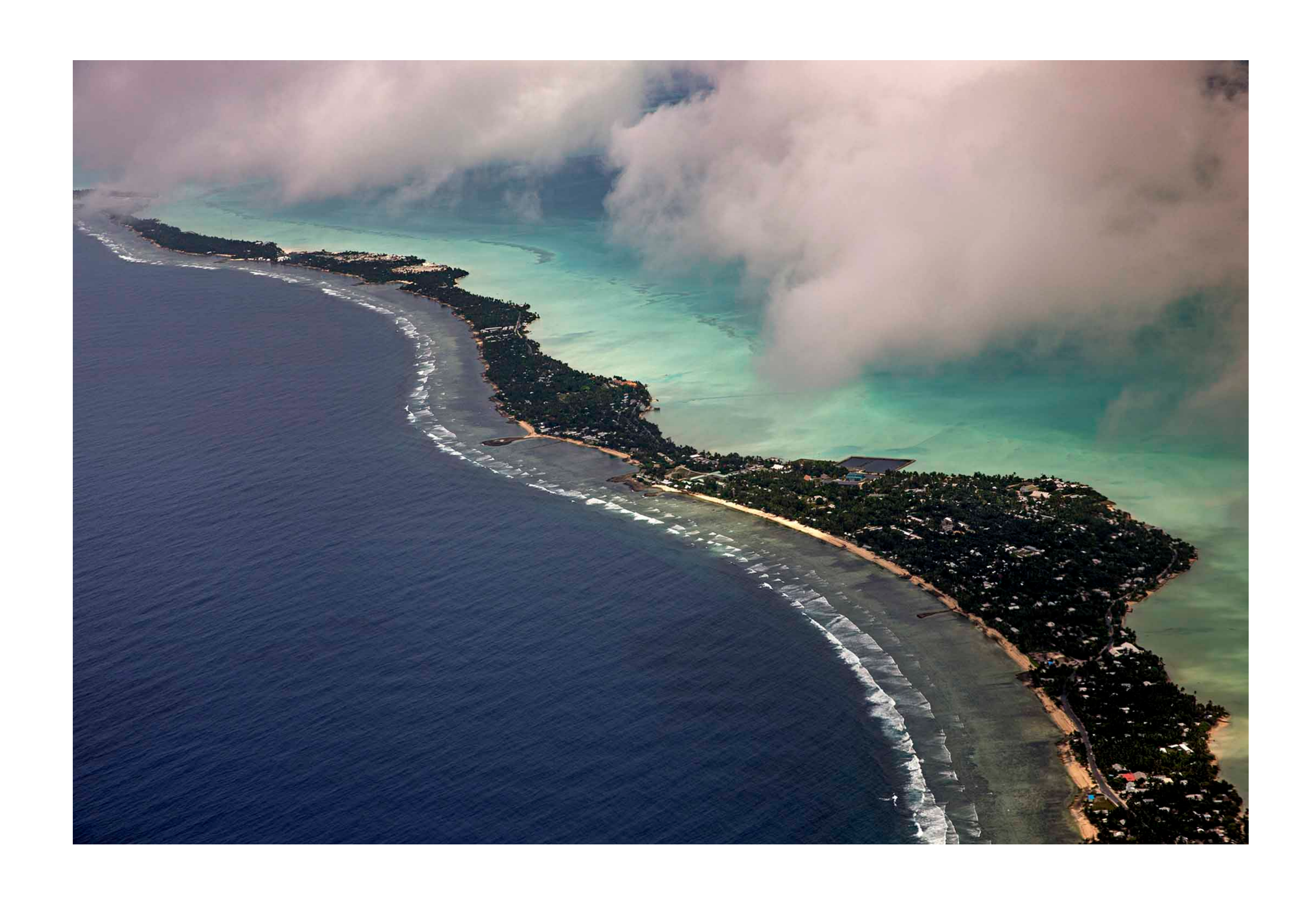
當一艘漁船將漁獲轉移到海上的母船時，過程必須由觀察員進行監督和簽字。作為過程的一部分，戴維斯於2015年9月10日在西秘魯海岸登上了一艘來至台灣的漁船 「Chung Kuo 818」，並完成了檢查。

當天不久後，Victoria 168的船員發現戴維斯失蹤了。在他失蹤了整整30小時後，美國海岸防衛隊開始搜索相當於五萬個足球場的區域，但是還是找不到他的蹤跡。



崔恩（Hiep Tran），一名擁有十年經驗的美國觀察員，在IATTC的觀察員計劃中負責監測東太平洋的貨船。他在一艘台灣所有、懸掛瓦努阿圖國旗的船隻，透過Facebook與我們聯絡。崔恩告訴我們，現在他可以與主管更新狀態，在數小時內就會得到答覆。岸上支援提供的保障給了他安全感，令他成為少數願意以自己的真名接受訪問的觀察員。

崔恩寫道：「戴維斯離開後，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，機構大幅改進了給予美國觀察員的通訊設備。」他在法屬波利尼西亞海岸外300 英里與我們聯絡，並附上他所得通信設備的照片。



縱使制定了有關觀察員的安全標準，但記者發現，雖然有關安全標準雖然已經清楚列明於一些區域漁業管理組織（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sations）的條文中，但在這個地區大部分都是執行不力的。

我們接觸的太平洋島嶼漁業觀察員都非常願意跟我們談話，但是他們所有人為了避免惹上麻煩，都要求保持匿名。


PNG-578
BL-2039
WIN FAR NO636